



中国小说丛刊

哦 香雪

铁凝

中原农民出版社

中国乡土小说丛书

哦 香雪

中原农民出版社

内 容 提 要

铁凝，以她富有青春活力的艺术创造，从一位知识青年，成为当今文坛上引人注目的青年作家。她怀着真诚执著的追求，在平凡而深厚的生活土壤中，开掘着清亮的艺术之泉。她的小说作品不仅在全国多次获奖，被搬上银幕，还在国外赢得了声誉。

此书收集了她以农村生活为题材的主要作品。象其中的《呵，香雪》、《村路带我回家》等，发表之后，即产生了广泛的影响。这些作品象露珠儿一样晶莹，象泥土一样浑厚，象春草一般清新，象山溪一般韵致无穷。书中的人物，既熟悉，又新鲜。读后，不仅会得到美的艺术享受，也会对生活产生新的启迪。

哦 香雪

铁 凝

责任编辑 李明性

中原农民出版社出版

河南新乡第一印刷厂印刷

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

850×1168毫米 32开本 7.25印张 165千字

1987年4月第1版 1987年4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 —11,700册

统一书号 10394·21 定价1.70元

目 次

1	夜 路	125	明日芒种
12	丧 事	134	哦,香雪
26	灶火的故事	147	意 外
50	一片洁白	149	杯水风波
60	小酸枣	158	冬风送暖
72	两个秋天	167	村路带我回家
82	那不是眉豆花	214	灯之旅
105	东山下的风景	221	后 记

夜 路

插队前，夜晚走在城里马路上，从来不觉得有什么艰难，步子迈起来也很均匀。可乍一到甜村，情况就不同了。黑夜里，一走上坎坷的小路，脚下就没准儿啦：迈一脚，深了；跨一步，浅了，跟着就是“妈呀、妈呀”的尖叫。可越怕走夜路，我越是逞着能耐参加了小队新成立的专业浇地班。浇地是不分白天黑夜的。

成立专业浇地班是我们队长的主意。虽说当时有人劝过他：老支书刚被定成民主派靠边站，几个支委又正闹着让各队停机子，搞批判，你这儿还要成立专业班，披星戴月地干，不怕人家给扣上以生产压革命的帽子？队长不在意地说：“天旱火燎的，顾不上想！”浇地班也就跟着干起来了。

我们全班人马共二十七人，三人一组，每组包括一名机手和两名看畦的妇女。中午我上队里问分组情况时，姑娘们都朝我喳喳着：“你可抗不了，你下来才几天，这可要没黑间白日地干！”

“赶上夜班，还不掉在垄沟里喂蛤蟆！”

我不听这些，只是一个劲儿问队长，我和谁一组？队长告诉我，我们组机手是二升，还有我和荣巧。队长的话一落音儿，不

知为什么，姑娘们先是互相看看，然后又看看我，好象要观察出我对这个三人小组的态度似的。我当然讲不出什么，只是二升一面踮跖着说了两声：“她呀，她呀……”也没再往下说。

她，自然是指荣巧。现时她没在场，她在村北浇地，是临时替别人的班儿。我想，既然我们是一个组，就应该先找她一下，顺便把今天的任务告诉她。

谁知我赶到村北的时候，她正和几个男孩子半真半假地打闹，溅了一身的水，还大着嗓儿骂：

“臊不臊呀，就着垄沟里的水照照！跟我兄弟为屁大点儿事打架，你们往我这垄沟上撒什么气？你们有能耐找我兄弟去，撕他个稀烂，保险没人管。谁再敢插一下我这大垄沟背儿，姑奶奶有的是水等着他哩！”她说，弯腰抱起那正在一窜一窜冒水的胶皮管子朝着几个孩子就喷。孩子们跳着跑了，跑到胶皮管子够不着的地方，还回过头来嚷着：

荣巧她妈，甭儿啦哒，
当街一站吹喇叭。
擦腓纸，糊窗户，
洗脚的水，浇倭瓜……

听了孩子的喊叫声，荣巧把脸一拉，手里的皮管子也“呱哒”一声扔进了垄沟里。她望着远远跳动着的小人影儿，嘴里又叨咕了两句什么。猛地，紧闭了嘴，抄起铁锨，先堵住垄沟上被孩子们故意戳开的小口，然后一扎头，就跨进半人多高的棒子地，敛起那没有搭好的畦背儿。她飞也似地弓腰向前敛着，干旱的土地在她身后腾起一溜土烟儿，土烟散尽，便是一条笔直、秀气的新

畦背儿。

“荣巧！”直到我这一声喊，她才停了下来，然后只是觑起眼睛朝我这里张望。当她看清喊她的是我时，才走到地边上来迎我。

她的脸很白，属于那种永远也晒不黑的皮肤；两道眉毛又宽又黑，很有神气；两条大辫子虽然很粗实，却由于没有分匀股儿，不太顺溜地搭在肩上。裤腿儿很随便地高卷着，露出粗壮的腿和一双很宽厚的脚。

“咱俩一个组，对也呗？”她朝我笑道，已猜出我的来意。

“还有二升。”我补充着。

“谁？”

“二升！”

“他呀，哼！”

刚才二升“她呀、她呀”地说荣巧，这会儿荣巧又“他呀、他呀”地说二升。我刚想问问二升怎么了，荣巧却赶在前头，说：

“今儿夜里浇呗？”

“浇。上村西浇棒子。”我告诉她。

“那，吃了后晌饭我找你去吧。”她说。

我想了想说：“浇地在村西，你家也在村西，还是我找你顺路。”

“你上哪儿找我？”她问。

“上你家呗！”

“真的哟？”

“真的。”

“真的哟？”她又紧追了一句。

“我发誓！”一着急，我竟说了这么一句。逗得荣巧嘎嘎笑了半天，还说，学生就爱说这样的话儿。

我虽然进村才几天，但就隐约听人们念叨过荣巧一家。人们谈起她家，总是象谈什么笑料一样。其中谈得最多的，是说她家门进不得，脏得没个立脚的地方。我知道，荣巧她爹是病死的，娘是个大馊馊人，四十来岁就蓬着头发，整天只知道站在街口磨牙。荣巧也叫小巧，可她是老大，下头还有三个小弟弟。她年龄虽和我差不多，但早已挑起了家里的重担。下地干活是她，做饭刷碗是她，起圈掏粪是她，全家的针线活儿还是她。为这些，拖累得连个初中也没上。她凭着粗壮的身子，干起活来象疾风闪电，然而她太不会说话，又好挑剔，也没工夫穿戴打扮自己，有的姑娘便不爱和她凑群儿。她们说荣巧一句话能噎得你饱三天；进一次荣巧家，你回来得吐三天。这后两句话褒贬的虽然是荣巧娘，但到荣巧家串门的人，一向是很少的。

也许是中午我曾经对荣巧发过誓，她相信我真的要她去她家。所以当我吃过晚饭刚走近她家梢门时，马上便被一双有劲的手抓起就往门里拽，这自然是荣巧。我们一同进了屋，家里只有她一个人。满屋还飘散着一种新鲜的土腥味儿，显然是刚刚打扫过。她把我按在炕上，然后从梳妆台的小抽屉里找出一个小纸包，说：

“别人家待你有花生，有炒山药筋儿，那山药筋儿比着城里卖的江米条也不差！我们没有，我们有包茶叶，是年上请把式挑房顶子，托人从高碑店捎来的，你尝尝还有滋味儿呗？”她一面说着，把半包子茶叶倒进一个刚洗涮好的大茶壶，沏上，又排开几个粗瓷茶碗，就一碗一碗地猛倒起来。金黄的茶水在碗里打着旋儿地往外溢。她说天热，出汗多，怕我喝不惯垄沟里的水，浇一夜地

渴得抗不了，不凉不烫地喝足了再走。

其实在这干旱的七月，我并不要喝热水，更不会品尝茶叶的滋味儿，但我愿意让荣巧高兴，也就不凉不烫地喝了三大碗，然后我俩才抬起柴油桶，提起马灯，朝着黑夜，朝着我们的棒子地走去。

地很远，一去就是八里。荣巧建议抬着柴油桶上肩省劲儿。我个子明明比她高，她却非让我在前边，她在后边。走不多远我就发现，原来柴油桶一点一点地快挪到她胸前了。

路不平，我在前头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得很慢，可荣巧提着马灯偏不点。我停住脚，扭头对她说：

“小巧，给点上灯，照照道儿吧！”

“忙走你的吧！灯里灌的是浇地的油，又没打上走路的份儿，正南八北的庄稼人，哪有点着灯走路的！”她的话音在黑暗里回荡着。

一听她这话，我没再吱声，只是想到，荣巧说话噎人，也真是。可被荣巧噎了两句，脚下好象稳当点儿了。“正南八北的庄稼人……”我用荣巧的话暗自鼓励着自己，夜路比较平稳地向后退着。

“二升呢？”我一面走着问荣巧。

“他呀，破表，没准儿！”荣巧这回说得虽具体点了，但我还是没弄清“他呀、他呀”的原由。

到了机井跟前，果然看不见机手二升的影儿。急得荣巧摸着柴油机转了几个圈儿，然后把我一推，说：“你等着，我回村揪他去！”我说：“一趟八里，咱们喘口气儿等等算了，早晚他总得来。”谁知我的话这回可真把荣巧激怒了，她冲我嚷道：

“你等，我等，西北风真要能饱人，咱们就都伸着脖子等。你

没见这整天开会开会的，把庄稼开的这个歪斜样儿。举手喊个打倒走资派，那两片嘴一吧嗒就叫革命？你是高中生，你给讲讲。”没想到她最后一句话竟落在我身上，我怎么能一下子接上碴儿呢。可她并没有等我回答，把铁锨往地上一戳，一头扎进黑夜就往村里走。

谁知走了几步她又跑了回来，悄声对我说：“忙撑开口袋儿。”说着把几大把什么东西放进我上衣兜儿里去，又说：“吃个鲜儿，饿了就嚼几个，咯噔一响还壮胆儿！”说完才扎头走去。我一摸，原来是半口袋棒子粒，放在嘴里一尝，是拿油炒过的，又香又脆。

在黑夜里，在这没边没沿儿的平原上，我第一次一个人守在这深深的棒子地里，不知为什么并没觉得害怕。谁给我壮胆儿？是这喷香的棒子粒，还是荣巧？我很有滋味地嚼着，就象是在咀嚼着荣巧刚才那番话，咀嚼着其中的道理。

荣巧说的开会、开会，指的无非是最近那些批判会、批斗会。可前几次公社开会我都去了。因为公社曾经有人布置过：天再旱，也不能以生产压革命，走资派不倒，庄稼长得再好也属于资本主义。大队有的干部跟着说，开半天会就给记一天的工分，要是妇女带孩子去，连孩子也给记。我并不是想多挣几个工分，也不愿意坐在那里狂呼大叫，更讨厌这种奇怪的挣分办法。但周围一些坏的意识还是感染了我，使我觉得刚刚来到农村，处处应该小心谨慎，遇事多听大队干部的。荣巧虽然正直，说的也净是我所想的事，但这样顶撞下去，也真有点儿替她担心。

就这样，在漆黑的夜里，想着自己，又想起荣巧，想着想着身上就有些发冷，不由地朝村口张望起来，盼着荣巧的出现。忽然，村口方向有一朵流星朝这里飞来，还伴着“喂、喂”的喊声，

这是荣巧提着马灯回来了。我立时高兴起来，身上的寒意也消散了。再近一些，她就举起马灯朝我转圈儿晃着，晃成一朵晶莹闪亮的花。

“喂——灯里头可没打上走路的油！”我用她的话朝她嚷着。

“怕你等急了，一出村先给你报个音信儿！”她一面说着已经站在了机井旁边。我注意到，机手的工具她全带来了，脖子上还套着一盘水泵上的皮带。

“二升呢？”我问。

“他呀，咱也让他靠边站！”她一面说着，一面叮咛、叮咛把手里的东西扔在地上，又把那盘皮带交给我说：“上！”

“二升呢？”我一面上着皮带又问。

“说是写稿子要炮击走资派，明天还要到公社发言，说什么也不来。去他娘的吧，摇！”

我从地上拾起摇把儿，摇了几下但没摇着，荣巧说了声“来！”接过摇把，三下五除二，机子就象为荣巧叫好一样地吼叫起来，清水奔腾着向大垄沟流去。我抄起铁锨就去追水头，谁知荣巧又把我叫了回来，指着脚上的塑料凉鞋说：“看你那鞋，蒺藜棵子扎脚，给你这双！”说着就将自己的布鞋脱给我，然后抄起铁锨，一面拍打着垄沟早已跑到前边去了。

水，好象是我们呼唤醒来的水，漫过一个个畦口，又把一截子一截子的土地灌得饱饱的。

夜深了，荣巧顺手劈下几片大棒子叶铺在一条没用的小垄沟里，然后脱下她的大袄铺上说：“看，这是你的炕，你没熬过夜，先睡一觉，有事我叫你！”

.....

天很快就亮了，这一夜我只觉得过得很快。

第二天清早儿，我们正对着刚刚升起来的太阳梳头时，才看见二升骑着车子向这里奔来。他扑着身子一拱一拱地猛蹬，身上的粉背心时隐时现，远远看去，象是一只抿着翅膀、擦着庄稼飞翔的红肚皮儿小鸟。

二升一年前也是村里的高中生，是个好打扮的青年。那件粉背心就是管他哥哥要的，因为上头印着两个白字挺晃眼；艺校。他人也很能说。尤其见了知识青年，更是爱找话儿。你是北京人，就给你对答几句北京话，换个天津人，他又能模仿几句天津腔。自从老支书被打成走资派后，他开会、发言显得很积极。

荣巧一看二升快到地边时，赶紧一猫腰，又把我往庄稼里一拽，藏了起来。但二升还是先把车子支在地边，掏出手绢擦擦汗，对着庄稼地撇起了京腔：

“通知到你们啦，啊！会要开一整天，自带干粮，工分记双份。去不去由你们，可也得想想后果！……不去的也别影响别人啊！”

二升的话一传过来，一时间我又犹豫了，不去，给召集会的干部们什么印象呢？我慢慢站起来，朝地边望去。荣巧看我朝二升张望，冷笑着推了我一把说：“去吧，多美，还能坐上‘二等’！”

荣巧的话当然又把我噎了回来。但后果问题，我还在继续想着。我压着小声对她说：“要不咱俩就伴儿去吧。”荣巧没理我，身子一挺，却从棒子棵中间窜了出来。她扭着腰，往垄沟背儿上叉腿一站，大声说：

“谁下的通知，那叫放他娘的屁！让他先来问问我这柴油机。机子说声去，我跟他手拉手去批走资派，可机子要是不说话……

吓！”她狠狠吐了一口唾沫，雪白的唾沫顺着垄沟里欢笑的水涡儿飞快地飘走了。她直盯着二升又接着说：

“臊不臊，机子叫你，你装听不见；可叫我，我不能不答应。人走了，机子停了，我那棉花怎么着？我那棒子怎么着？队里派我浇地，这机子，这地，这水就归我管！我不稀罕你们那丢人的工分儿！”

二升靠在车子上，一手揉腰，一手夹着烟卷儿，看样子总想插话，但总是被荣巧噎回去。现在荣巧话一停，二升就走了过来。他把半截烟头往地里一扔，显得很有涵养地说：

“王荣巧，咱俩无仇无怨，我是来通知开批斗会的，再明确一下，是批斗会，可不是一般的会。”

没想到二升一提批斗会，荣巧的嗓门儿更高了：

“批斗会，我这就说批斗会。你们在台上跺脚、骂街，喊得那么响，跳得那么高，劲儿是哪来的？是吃喝来的。吃喝是从哪儿来的？是地里长出来的。三天不给你饭吃，看你还跳动跳不动。告诉你，就这理儿。我是没那作文的本事，也没那闲工夫，要不早把肚里这话儿抄成大字报摺出去了！”

二升一看荣巧来势更加凶猛，说了声“你”，就去推车子。但荣巧的话并没结束：

“我，我怎么的？我不如你革命是不是？你革命就把我这话儿说给你上边那干部听去，末后了得加上是甜村王荣巧说的！”

二升双手抓住车把，但好象还不甘心被荣巧噎走，只是伸着脖子朝荣巧喘气。谁知荣巧的话还没结束：

“干么？你怎么还不走？你不用舒着王八脖子朝这里看，我们准不去，我们也不怕！”这时荣巧胳膊在空中一抡，好象划了一个大句号一样，才彻底结束了对二升这番谈话。

二升又象一只大鸟一样振着翅膀飞走了。四周一阵寂静，好象整个原野还在静听着，等待着从荣巧的话里得到对它们的安慰。

这一天，我没有去开会。

当又一个夜晚到来的时候，我和荣巧又要求来加班了。我们紧紧坐在一起。津着水珠儿的棒子叶不断扫着我的脸，扫着我的鼻尖儿，更使我觉得周围的一切都是那么清爽。看到眼前这滔滔卷卷、簌拉拉作响的绿色波浪，我不禁站起来朗诵道：

“我爱这绿色的海洋……”

“哎，你见过海呗？”荣巧突然抓住我的胳膊问。

“见过啊。”我坐下对她说。

“能看到边儿不？”

“看不到。”

“那，那么多的水是灌进去的吗？大海跑口子呗？”荣巧睁大了眼又问。

我觉得问话可笑，但看看荣巧那严肃的脸，才觉得并不可笑。她一面思索着，象对我，也象对眼前这广阔的平原，郑重地说：

“我们要有大海那么多的水就好了。大海就是跑口子我们也不怕，我有劲，我会去堵，你也会帮着我堵的，哪怕是拚了命呢！”她声音比平时低得多，但说得是那么真挚、深沉。

正说着，地头传来了队长叫荣巧的声音。我们朝着喊声望去，黑暗里有一串闪亮的星星在跳跃，那是队长带着一群提马灯的姑娘也来这片儿加班的。荣巧一边大声应着，一边对我说：“走，出去迎她们！我说大海跑口子也不怕嘛，我们趁这么多人马！”我紧紧跟在荣巧身后，跟她在窄窄的垄沟背儿上飞跑，脚下不断有土块儿落进水里，发出很好听的声音。我正在得意自己走熟了

夜路，谁知脚下一滑，一只脚又落在了水里。

“妈呀！”我叫道。

“笨蛋！”荣巧压着笑声说，伸手拽了我一把。

真的，只有这时候，我才第一次在黑夜里看清了周围的一切，看清了垄沟里的水那么透亮，看清了银色的月光跟着我们的影儿也在垄沟里奔跑……

一九七八年三月

丧 事

朵儿下工一进家，把镰往门后一丢，扯下头上的花手巾就靠着里屋门框扇汗。位置选择得那么准确，不偏不倚，正对着里屋梳妆台上的大镜子。看来这是她的老习惯了。

她满意地打量着镜子里这位姑娘，怎么看也不象刚在地里，披风挂露割了半宿麦子才回来。不是吗，黑油油的短发是那么服贴，连个土星儿麦皮儿都没有，浅花褂子就象刚穿在身上的；一条黑裤子，裤腿儿不高不低地挽了三折。褂子口袋里，一把粉红色塑料梳子还露着半截，那是朵儿在田里地里梳头常用的。

朵儿不爱花枝招展地打整自己，可穿扮一向是很格局的。她会在谁也注意不到的时候把自己打整好：就着垄沟喝口水，就能把脸洗净，一直腰，头发也被抿光了。那容光焕发的样子，经常象是要出门串亲戚。

不过她并没有出门串亲的打算，她想得更远，那就是从村里彻底飞出去，飞到她所幻想的地方。比如大城市啦，大工厂啦。何况这已经不是幻想了，现任大队支书张乱根几天前就告诉过她，事情已经有眉目了。朵儿在脑子里把支书的话一发挥，心想也许

就差个手续了吧。

可偏偏昨天村里出了一件不寻常的大事，东头一个大干部的老娘咽了气。那干部又是一位妇女，还是个独生女。现在屈指算算，只有支书张乱根是她的近门兄弟。这样具有双重身份的本家、支书张乱根，就成了这次丧事的孝子兼主持人。

朵儿知道，丧事虽然赶在麦收大忙季节，但张乱根决不会使这件事办得含糊。因为这位大干部目前在地区革委会的位置是很显赫的。自从刮起“反击”风以来，已经从一个县造反派头头一跃而为地区“反击右倾翻案风办公室”的主任了。虽然这种办公室名称生疏、冗长，人们一时还闹不清它的来头，但身为支书的张乱根心里是清楚的。

可丧事却直接关系到朵儿。就算是办几天吧，几天的时间在朵儿来说也是难熬的，夜长梦多，一眨眼事情不知还会有什么变化。想到这些，朵儿心里不免就涌起一股无名火。是啊，要不是这位大干部的丧事挡道，说不定她立时就能飞到自己该去的地方了。想着想着，她心里突然涌起这样的念头：老婆儿为什么不早死？要不就等她离开村后再死。这时她抬头再看看镜子，镜子里的姑娘不知为什么脸一下子红了。好象她此时此刻的思想已经记录在镜子上了。她又觉着自己不该咒人家老人早死，于是慌忙挥动了几下手里的毛巾，象是要抹掉记录在镜子上的思想。

这时，她忽然听到娘正在街门外和人说话。一听到娘的声音，朵儿的脸色一下又阴沉了下来，因为娘这里还是个关口。在朵儿看来，娘是个太不随潮流的人，虽然只是个小队的妇女队长，但那种“民主派”思想有时还很顽固。这不，事情眼看就办成了，连瓶酒钱也不敢向娘要，一要准是一场气。

朵儿放下手巾，想拿瓢添锅做饭，娘手里提着两把韭菜就进